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七九七號

據

清·何慶朝纂修
清同治九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武寧縣志

(五)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武甯縣志卷之三十

武甯縣知縣粵東何慶朝纂

藝文記

宋

武甯浮橋記

學士程

秘休甯人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甯趙君遺書予曰某蒞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滙彭蠡以入於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廢不治者今七年邑人屢請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迺度財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藉版八十四丈治鉄纜二千尺有奇始仲春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成曰其析木天津乎斯填海乎吾恨不知也雖然橋成爲也然不保其不壞

壞而修修而久而又壞又修吾置田八十八畹營室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修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今日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穉則治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眎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甯止爲此邦喜耶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

而智又生焉於是而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
枉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
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如孟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
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耳寬則令可以
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因急而弛者幾
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
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盧侍郎廟記

楊三益

邑人

武甯涉修江而南十里有神祠焉蓋五代江南李氏守邊之
臣盧侯儔之廟也侯武甯人也受正議大夫知制誥兵部侍
郎當五代時李氏有吳馬氏有楚而武甯地乃吳楚犬牙相
入處兩氏疆場一彼一此各置屯戍以自守侯爲李氏守國

西陲始招流民興水利闢曠土以爲田而耕之資以贍軍禦敵故武甯多侯之所興按其遺跡南自嚴陽龍湫合茗州之水道之北入修江者派而爲三其東翳爲麻畚陂入磨源以達官堰下村其中自大洋過小沙田以達於百丁龍潭其西自社木陂醴於程陂沙傍櫟林以及黃岡瓦窰窟楊浦陂堰溝澮大小無慮百數溉田萬餘頃轉磨禮數十區由五代至今二百餘年民蒙其利乃俎豆之光其祠廟而以其子配水旱疾癘有禱必應焉昔先王之典有功於民則祀之侯於武甯可謂有功矣然事獨不列於史氏余觀五代干戈之際一時君臣相與爭戰而至於殺人盈城盈野何可勝數求其能爲斯民興養生之利而澤被後世千百不一見焉始終五十年間其爲君而以均田爲王政之始者惟一周世宗爲臣而

知阜民豐財以實倉庫者惟一王樸然其所植立猶不足稱
賢於當世李以區吳偷息一方而交兵鄰國如查文微之取
關邊鎬之破楚皆以智爭力奪而計勝之侯於此時獨以民
庸爲先務悶然若不快人意宜湯悅龔穎之流之所不書也
及藝祖受禪天下四方僭叛之國次第削平昔之以智力相
雄者泯滅無聞而侯之功民到於今猶思之自建祠以來行
祠離館幾遍艾邑之境豈非公論之在人心終不泯乎廟東
百步有院曰延慶侯爲李氏祈福所建命僧妙隆者居之且
施田以給其徒院故有祠今祠居院西邊故俗號曰西殿主
僧師業欲立碑記侯之功久矣里人周友松來謁予記許作
未就久之友人周友賢又謂予曰侯有功於世不可不記余
旣嘉侯生能利民而其沒也能惠澤於無窮廟而祀之實合

先王之法故爲之敘其巔末俾刻名於字下以慰鄉民之思
且以答侯之貺云

按盧氏譜文載嘉定十二年武甯進士嚴檣學諭胡玠等
呈稱尙書盧儔字世美四都人爲南唐李氏守邊之將屯
兵武甯南岸望城岡興水利灌田畝至今民賴其賜沒後
立廟南鄉四十三都凡旱澇疾疫禱之輒應岳州教授楊
三益撰有廟記尙書生死有功武甯請立廟號嘉定十四
年敕賜英顯廟又據盧譜世系云儔自范陽遷武甯敕封
兵部尙書生子絳舊志以廟屬唐將軍絳者固誤卽楊記
以儔爲武甯人亦不確儔之屯田戍軍在武甯南唐旣覆
遂家於此自可信者楊君之云或亦因其訛傳附會而姑
循之也但南唐盧絳懸沿江軍馬監押嘗敗吳越兵於海

門且拒宋師見於傳甚著又有白衣婦人軼事載在南昌縣志絳爲南昌人而武甯盧絳又稱南唐將軍似難稽實大抵姓名相同時地不一世遠事湮傳記互異無可徵信特武甯之絳舊志碑譜記載詳明其源流實有足據耳

岳忠武王像記

邑令 張子仁

嘉定癸未秋初筮仕豫甯謁祀諸廟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其容端坐於上者駭而問焉祝曰是忠武岳王遺像也肅然禮拜徘徊久之不數日巡行村落見甯邑環萬山中田壤狹隘而生齒極繁喜問故老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有叛將李姓者巢穴我井里溪壑我蓋藏邛墟我室廬膏血我骨肉勢方危若累卵王提師由郢來壓境三十里澗水暴漲叛衆方需渡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柝不施一

齧而解三邑倒懸於指顧間吾祖若宗得以休息孳養而有
今日者王之力也言既涕零如雨余亦感慨悲且泣將與吾
民別新其廟不果及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欸謝東歸追憶故
老傳述欲記諸壁且爲之說曰王秉忠義以生抱憤鬱而死
天乎豐其才矣使不齧其用雖有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有
於一邑之難雖河北三百州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
月尙守江南數十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丽天也茲
邑所觀容光之照耳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邑所被始達之
泉耳雖區區廟祀不足以享王而食其福者若非此無以厭
其心則邦人繪象之意其亦有不能自己者與父老聞吾言
皆曰然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歲建安張子仁記

湧翠亭記

白玉蟾

見仙

神霄散吏攜琴過富川道經武城雙鳧淩烟一龍披月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大嘯因曰環武城者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削壁數層斷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入天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莎魚浮碧浪鷗卧素月琉璃萬頃舳舻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縠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意也觀其風物披其景象飛暈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柳雲樹高低如幕綠窻漏蟾朱簷咬雨華椽躍鳳鱗瓦鋪鴛四楊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亭外物也適其酒量任其詩懷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嫣紅宜其春也碧荷鑄

錢綠陰縹絲龍孫脫壳鳩婦喚晴雨暖黃梅日蒸綠李宜其
夏也槐陰未斷鴈信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蓴收避席青
女辦粧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石骨蒼寒
千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至於朝陽東果萬山青紅夕
鳥南飛羣木紫翠相花落盡柏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
漁舟唱晚收苗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
棋剝啄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鴈歸蘆有時
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幽景收入酒生涯
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其身世矣時名公鉅儒
鱗局壘副騷梭如櫛峻韵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
古亦莫能窮其趣也第見山光浩蕩江勢澎湃螢燈萬點禽
簧一聲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

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
新與予抱琴憩於亭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縈薄數篇醅醕
幾盞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以爲之記亭之主人
曰然予觴咏明月中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
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攬劍因而起舞於亭之上嘉定戊寅
記

玉清萬壽宮記

待制楊恢

豫章之西地號修水邑爲武甯最山川勝處西北爲尤勝幕
阜九宮綿亘二山秀出雲表蓋吳楚相入處也九宮故瑞慶
宮由東而下九十里曰鍾鼎山上圓銳下廣倨尊壯盤鬱名
與實對靈巖翠瀑中有平疇可菽可秔躡屐者相傳爲小洞
天往時道士趙道昌與其徒結茅種藥經今百年或蟬蛻而

袖或採芝而隱丹田寶鼎易寒暑不變而深得吐納之妙者
紹興間庵名冲和僅僅戶賦登載版籍粵有瑞慶宮道士余
大玃去郢之京山萬歲觀嘉熙丙申戎馬侵軼觀燬於兵脫
身干戈抱御書艱達於修水大玃之居里里人嘉其誼相與
謀曰蕞爾冲和繼者弗臧正虞圯敗不足以副鄉邑祈禱則
御書宜與此山發幽光彼星冠羽衣去鋒警喙嚇而卽林壑
之安亦此山之緣也大玃以此爲冲和留與仆植僵神人歡
附則喟然曰奠枕於斯不啻足矣宸章奎畫鬱藏山藪顧未
有以表崇敬之實或謂武甯舊有玉清萬壽宮廢隳已久祇
存空名以御書故揭玉清易冲和於事稱博諷羣言厥議允
合值連帥尙書吳公兼漕事邑令從民以請臺府亦弗之違
夫玉清無故址無阡陌所存唯宣和間敕宣道士朱德英住

持之文猶爲好事者寶之山川炳靈弗能終秘予頃由西郢
出峽顧巫陽山川竊自以爲勝隨牒東南歷沅湘闕吳越在
在登臨幻若天巧乃知山川絕佳處百巫峽不啻也戊戌朝
廷命開藩南服因得分漁樵半席於水天一色之境己亥蒙
恩畀竊閒與道家者流談黃老修真之術道士桂希卜理前
致其師大玃以請曰由郢而來囊鉢無有唯先朝瓊墨與俱
今移玉清以稱安奉非視此夸也昔先皇帝親灑宸翰大書
特書長森萬歲之觀并尙方所製錦旛六首用此隆賜狼烟
赫烈竭蹶以奔不爾已爲劫火空矣願求記文紀顛末以詔
於後也因諗之曰御書弗厄於郢之兵燹大玃之敬君也玉
清久廢而不湮山川之靈有待也冲和由庵而宮昔陋今侈
學道得仙者由此顯也夫物之廢興有時人之植立有待偶

然機會之相遭而卒至於相成若有定數符券者此其欲書傳歟大玃從老子教能不忘夫君已而又能慰其親於耄年溫清之際敬其師黃元瑞如其親焉可謂賢也希程汲汲求不負其師之志是亦賢於其徒者予故書玉清之篇併敘其事俾刻諸石大玃由郢復德安焚修任劇誥賜宏教大師旌其勞也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十一月望日記

柳貞公祠記

章鑑

此唐柳貞公讀書之所也山以公讀書遂姓其姓地以人重也後人卽其地以祠之所以明其敬且示勸或曰山顛水涯矻矻窮年者多能以姓著者鮮姓著矣能與地俱著者鮮姓與地俱著矣能使千百世而下起敬起慕者鮮公之讀書果有以異於人乎余曰不然衣冠而士者皆讀書者也往往名

不副實行不勝文巧者鉤爵位僞者盜時名懷奸挾智者至於誤天下後世遂使世之好事者例以書生而不適用然則豈書之罪哉不知所以讀書者之罪也居則忝其鄉仕則羞其國視公之於此山其輕重何如哉方公十餘歲有妖巫怖以生死弗爲動曰去聖教而從異術吾有速死爾其爲學識力已於童穉時見之旣第進士厯衢州司馬遽棄官去隱此山讀書公豈自潔其身者歟抑隱居以求其志與否則從政而後學與公之出處固衆人所不識也聘幣可卻而御史之召則聞王命而不敢辭愛子可捐而相印之追則憤逆命而不肯屈王衍誤天下殷浩誤中軍則直辭正色足以折大臣授任之輕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則高見卓識足以破番戎講和之詐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則剛風勁節足以奪當朝

恃勢固寵者之氣祿仕游更而家無一塵之士位望逾峻而宅無一畝之宮卽其所行占其所學則向也公之讀書此山口耳云乎哉公家於汝仕於衢於此山非有里社之舊又平日轍跡所不到其委官而來獨眷眷焉不復他適山何以得此於公哉山爲豫章鉅鎮卓然崛起萬山間其端重類君子其秀雅類學士大夫其幽閒靜深類隱者其崒崒巉絕類奇傑特立之士修水如帶遶其趾諸峯四面環匝如翼如挹距山之巔可百丈有巖巖有二室檻械之跡儼然泉流巖竇清可燭毛髮巖而下不數百丈則公讀書所也舊有祠室其旁石井一號貞公井山以姓井以謚山何以得此於公哉里人陳氏世居山之下族多讀書者高山景行所以致其惓惓者先後靡二志初祠厄於紹興刼燼柳隱君功顯一新之且闢